

說郭卷第四十九

唾玉集

俞文豹

序世有說苑說林又有叢說世說嗚呼說而不根諸理橫潦耳俞君文豹餘慶友也一日以其所萃之說名曰吹劍其庶乎根于理者予披閱顛末觀其學粹甚味其文瑩甚殆無一疵可指因易其名爲唾玉集識者或有取于斯撫卷太息喜而書之景祐二年春山翁

又頃編是錄名爲吹劍聊適興耳或者遂僭名爲唾玉集豈予本心哉知我罪我以俟賢者

日星嚴君平在蜀看五行者人臣則勉之以忠人子則勉之以孝後世或取于日或寓于星泥于支干誠爲可鄙如從漢高祖入關三百人封侯隨趙括四十萬人皆坑之漢兵無一名行衰絕運限趙

兵無一人在生旺者此理當有所處昔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一大責罰小小遷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以何而取大抵人事盡則天理見焉可徒信術者而生預憂妄喜

衣錦集

陳希夷狀元衣錦集預定我朝狀元凡鄉里姓名經題官祿疾病父母妻氏姓名盡在四句中歷歷應驗

天子爲座主

馬涓字巨濟爲狀元乃劉元城取涓不修門生之禮曰省試有主司故稱門生殿試則天子爲座主豈可謂他人門生器之大服

木姓木尙書待問癸未年爲狀元孝宗問木姓出何代對曰容臣退思故永嘉有鬼魅魍魎之誚文豹謂子貢姓端木恐木姓如諸葛司馬夏侯皆分爲兩姓

登科後解嘲

詹文登科後解嘲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

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荆公

荆公嘗暑中與明道先生語公子雋囚首跣足手持婦人冠

出問言何事公曰新法爲人沮雋箕踞坐大言曰臬韓琦富弼頭于市則法行矣雋卒公恍見其荷鐵枷如重囚乃捨宅爲平山寺

東坡

先生嘗遇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

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羹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蓋爲荆公發也

又

漁隱叢話云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有云

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常談

常談習熟多有不知出處者公孫弘東閣閣招賢欽賢翹林

三館出郭璞西京雜記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

與子孫耕賀章詩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乃杭州巡檢蘇公上太守范文正求薦舉詩蔡州褒信縣有道人工甚常饒人先其詩曰爛柯仙客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類事 太宗子元儼有威聲號八大王有人謁張乖崖投丞相及給事書皆納之袖中無言及八大王書乃曰真振鼻目也

拒馬 拒馬者漢制光祿大夫門外則施行馬

市井 顏延之云闔市門闔巷門也市廛者市中邸舍楊子有田一

廛言有百畝之居市井者古者鄉田同一井一井心有一市文豹嘗作開井疏曰六十四卦有井卦言水養人二十八宿有井星司人汲水雖三家之市皆有豈兩巷之間反無平地鑿空要湧出醴泉甘露諸天打拱會移來金海銀河

俗語切脚字勃龍蓬字勃蘭盤字哭落鐸字窟陀窠字贍賴

壞字骨露錮字屈攣圈字鶻盧蒲字哭郎堂字突欒團字吃落角  
字只零精字不可匡字卽釋典所謂二合字

西方  
出處

哲宗問左右蘇軾襯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行時帶一軸

彌陀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

無佛  
論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常見梵冊整齊嘆吾儒之不若夜執

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日既曰無又何論公駭其言  
而止後閱藏經悚然有悟乃作護法論

德節  
人升座

德宗每年生日令僧道及給事中等大論麟德殿相與問難

賜予有差時以爲上儀白樂天有三教論衡我朝聖節升座本于  
此

### 過庭錄

宋棧

防

字瞻叔號延壽四明  
人嶠明初附直隸圖

作文用  
虛字

文字之妙只在幾箇助辭虛字上看柳子厚答韋中立嚴厚

與二書便得此法助辭虛字是過接斡旋千轉萬化處

用古人字 古人字明用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五行家之言以爲明合不如暗合供實不如供虛知此說可以悟作文之法有一朋友聞之擊節

諸家文章

予嘗取韓退之答張籍李翱柳子厚答章中立老蘇上田樞密子由上韓太尉書曾南豐答王介甫書陳後山答秦少游書與前輩諸公凡論文處別作一冊寫出類聚觀之不特可見各人自有法度亦可以見各人自有工夫此與親承面命有何異哉

柳文學

柳子厚文字多學國語却著非國語論若干篇豈私其所自得而諱其所從來耶至答章中立書則云參之國語以著其潔又云左丘明太史公國語可出入此却是子厚自瞞不得處不覺說出亦可見其資刻薄

太史公有俠義

太史公作蘇秦張儀范雎荆軻傳分外精神蓋子長胸中有許多俠氣所謂爬着他癢處若使之作董仲舒等傳則必不逮以

其非當行也

五傳

王蠋義不北面于燕非戰國士也太史公不自爲立傳僅以

附之田單傳末子長自有深意單之勝因于蠋之死也

字同

太史公云同子驂乘袁絲色變同子趙談也顏師古註蓋以父

名談故也近王明清揮塵錄屢字劉摯莘老爲同老王之大父名  
莘字樂道本太史公舊也史丞相本字光叔壻五人潘氏潘又李  
參政秦法壻也于稱謂不便故以同叔易之此惟潘李可稱耳予  
故與朋舊同名字偶與祖宗相配者槩可以同字稱人往往詰予  
不知固有所本云

太史公筆

力豪放而語激壯頓挫如所謂長袖善舞多財善

賈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等語皆切近端的  
贊尤奇屈原賈誼荆軻兩贊當爲第一讀之使人鼓舞痛快而繼  
之以泫然泣下也韓退之毛穎贊可繼其後

柳河東晉問節目凡八先說山河次說兵器次說馬次說木次說魚鹽次說晉霸末乃歸之唐堯遺風一節高如一節面武陵之說自廢蓋子厚先有最後一節前面只是布置敷衍旋旋引入譬人鬻珍器重寶終不成纔有人求看使把第一最好者示人也須從平常之物持與之看却到珍奇之物自然懽喜贊歎彼之觀漸異則吾之寶漸重前人常謂作文字須留最好在後面呂太史亦云文章結尾如散場後底板若好者相排鋪在前面後面只平平結果則無可笑者矣

字文予少時每持非聖賢之書不敢觀之說他書未掛眼有一朋友謂某曰天下惟一種刻薄人善作文字後因閱戰國策韓非子呂氏春秋方悟此法蓋模寫物態考核事情幾于文致傳會操切者之所爲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緩長厚多可爲之則平凡矣若刻薄之事自可不爲刻薄之念自不可作亦先有六經孔孟義理之



說先入而爲之主則百家之書反爲我役而不能爲我害矣此須魯男子乃能學不然癡人而前不可說夢也

六四前輩評四六謂經句對經句子句對子句史句對史句詩句對

詩句最爲的當且于體製諧協以予觀之若書句自對書句之類尤佳六經循還自相對之若不得已以史句分曉處對子句或經句亦不奈何大要主于縷貫脉聯文從字順而已不必大拘如在武丁時對作召公考惟女一德對于今三年天惟顯思對民亦勞止有能奮庸對爰立作相經營四方對飲御諸友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若萬人留田對三事就緒不免以史句對經句緣有氣力所以不覺若獨有天幸對不自意全以史句對史句則尤妙古人詩句亦有可用之于表啓者若用之于制誥則不尊嚴不可不知開禧間有以家世平章軍國者遇宗祀予爲代作加恩制末聯云伊尹格于天伊陟格于帝既助予克享之誠巫咸又王家巫賢又有

殷尙勉爾交修之誼蓋四人家世輔相格天帝施之于郊祀禮成之後乃更自親切耳

詩談

宋□□□

梁太常任昉云六經所有歌詩書詠之類此蓋取秦漢以來聖君賢士沿襲爲文名之始起故因暇目錄其緣起抑亦用新好事者之目云三言詩自晉散騎常侍夏侯湛始四言詩自前漢楚王章孟諫楚夷王戊始五言詩自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別始六言詩自漢大司農谷永始七言詩自漢武帝柏梁臺殿聯句始九言詩自魏高貴鄉公始賦自大夫宋玉始歌自荆軻作易水歌始離騷自楚三閭大夫屈原始反離騷自漢揚雄始離合詩自漢孔融作四言離合詩始歌詩自枚臯作麗人行歌始挽詞自魏光祿勳繆襲始

唐白樂天云夫文之爲言尙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

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者何聖人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  
深于義詩者性根情苗言華聲實上自賢聖下自愚騷微及豚魚  
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至而不  
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  
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  
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  
熙五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  
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  
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言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洎周衰秦興采詩之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  
情乃至于詔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判矣國風變爲  
騷辭五言始于蘇李蘇李騷人所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

河梁之句止于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徬徨抑鬱不暇及他耳  
然去詩未遠梗槩尙存故興離別則引兩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  
人則引草下草上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  
六義始缺矣晉末以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于山水以  
淵明之高古猶放于田園江鮑之徒又狹于此如梁鴻五噫之例  
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浸微矣陵夷至于陳梁之間率不過嘲  
風雪弄花艸而已噫風雪花艸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乎哉顧所用  
如何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爲虐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  
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發興  
于此而義歸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  
離花初萎露別葉乍辭風之句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所  
謂嘲風月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  
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

五首又詩之豪世稱李翰林才矣其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  
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十餘首至于貫穿古今觀縷律格盡工  
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石濠潼關吏盧子木門之詩朱門酒  
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尙如此况其不逮杜  
者乎予嘗痛詩道前壞如此忽忽發情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力  
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難者又不可一二而言亦不能不粗陳于  
篇略敘其詩之源流廢興于此沈存中謂唱和聯句之起其源遠  
矣自舜作歌臯陶颺言賡歌及柏梁聯句顏延年謝玄暉有和伏  
武昌登孫權故城等篇梁何遜集中多聯句至唐文士唱和固多  
矣元稹作春深何處好二十篇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爲韻白居易  
劉禹錫之和亦同此四字韻令狐楚所謂詩多次韻起于此凡聯  
句兩句四句亦有對一句出一句者謂之轆轤體焉

詩律之興其來久矣自建安以後訖于江左格律屢變至沈約庾

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沈佺期宋之問又如靡麗四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體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

唐李肇云元和已後文章則學奇于韓愈學澁于樊宗師學放曠于張籍詩則學矯激于孟郊學切淺于白居易學輕靡于元稹俱名爲元和體也

李長吉長于歌詩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人以爲奇絕無對石曼卿常對以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爲勁敵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月爲天上月未有以對會楊公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似面前人一坐皆爲的對

金玉詩話

宋蔡條

四續無爲子

藥名詩世云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之作至唐始著藥

名之號如張藉答鄱陽客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  
夜吟詩向松桂心間萬事喜君知是也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間敏以文爲戲然後大  
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  
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  
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爲  
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  
文公益工于此人言始自公非也

杜少陵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  
祕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陵轢造化  
之工不知乃用事也彌衡搗漁陽慘悲壯武漢故事星影動搖東  
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此理殆  
不容聲予乃顯言之已落第三矣

作詩者陶取物精體會光景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此豈由素習哉予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于羅隱貫休得意偏羈誇雄逞奇語欲高而意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者矣

少陵飲中八仙歌用韻船字眠字天字各再前字凡三于古未有其體予嘗質之叔父又曰此歌分之八篇人人各異雖製重韻無害亦周詩分章意也握牘吮墨者不可不知也

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離人墨客鬪麗搜奇者尤衆如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又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却如閒皆見稱于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塵氣象雄張如在目前至讀杜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目中吞幾雲夢也



蕪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跡罕到曾子山阜爲  
令時因事登其山見梁間一板暗塵粉落蛛絲蒙罩幾不可讀滌  
拂久之乃謫仙詩也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  
天上人世傳楊文公幼時詩者悞

王師弔伐江左城破或夢卅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篋篋物散落如  
豆者著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于難者後見貴人盛冠服繼  
墮于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徐鍇死圍城中王文公兄弟在金  
陵和王微之哲登高齋詩押篋字平甫有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圍  
夢墮空中篋此事奇譎而崛強韻中可謂搏虎手也

韓偓詩鵝兒唼噉雌黃鶯鳳子輕盈膩粉腰不記鳳子定是何物  
或問于予姑以蝶應之問者依違而已退念葺書萬數不能貯心  
亦病也徐悟乃崔豹古今注謂蛺蝶大者爲鳳子

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

長短句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向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云

南遊記舊

宋魯 紆

慶曆中賈昌朝鎮北都因奏韓魏公治恩異河流斷趙征侍岡勢不利國姓致皇嗣未立仁宗卽日中批付侍御史知雜吳中復亟往按治一日受內降至七封中復固請對乃旣對以所受內降面乞盡付中書門下行出乃敢奉詔上初甚拂吳固爭不已乃從之時人謂之鐵面御史

舊制游幸宴賞惟學士陪扈太宗好文藝詔知制誥並扈從惟弔喪問疾不赴

掖垣牒御史臺連字

俗謂之按頭牒

自李宗諤始中丞呂文仲論奏不當宗

諤引臺閣故事復奏云宰相政事堂禮上兩省官謁于堂上中丞

率百官班于堂下蓋兩省官長言尊則位居四輔敍位則禮絕百  
司今御史掖垣近司使同寺監統攝亂堂陛等威之分侮黷憲章  
取誚中外朝廷直宗諤之論從之自是爲例

中書門下班分東西向謂之蛾眉班自王溥始得罷

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吳氏驟貴又愛此女乃以天下  
樂暈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侈之聲已聞于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  
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介甫諤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捨之  
開寶寺福勝閣下爲佛帳明日再對皇懼謝罪而已

熙寧中韓子華自鄧州再入相韓持國方在翰苑遂當制緝紳榮  
之元豐中官制行曲阜公除天官南豐先生爲西掖行詞元符末  
曾公拜相曲阜以學士草制曲阜對便殿以親嫌辭上曰禁中已  
檢見韓維故事乃批旨兄弟迭居詞禁兄行弟詞弟草兄制是日  
以天寧前二日樞密院罷齋筵曾公押宴曲阜居席面會出宣召

鎮院曾公拜相榮耀一時又非韓氏之比

南豐先生病中介甫日造臥內邸報蔡京召試介甫云他如何做得知制誥一屠沽耳又云除修注誥詞是子固行當待便當論繳時南豐已疾革頷之而已

永州張子發秀才云昔人皆有所祖述如廉頗慕蘭相如近世如韓持國祖述晏公之類蔡京祖述教坊使丁仙現無所不爲以取人主一解顏而已

紹興中瑤華旣廢判大宗正儀景乃乞以妾楊氏爲夫人乞免宣繫及不召媒保中批依所乞許沖元在中書遂依已得指揮過門下章子厚大怒而責沖元云小白葵丘之盟諸侯以妾爲妻者天下共誅之惇頭可得此命不可下翌日極諫罷景宗司仍奪儀同時論皆以爲得防微杜漸之意後三年乃乞建立元符至託以東朝之命自草詔檢何本末相戾也

李端愿宮保文和長子治園池延賓客不替父風每休沐必置酒  
高會延侍從館閣率以爲例至夜分寢閣什物供帳皆不移具元  
豐中會佳客坐中忽召學士將鎖院孫巨源適當制甚怏怏不欲  
去李飭侍妾取羅巾求長短句巨源援筆欲書從者告以將掩門  
矣草草作數語云城頭上有三鼙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  
匆琵琶曲未終回頭腸斷處却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  
長李邦直在坐頗以卒章非佳語巨源是夕得疾于玉堂後六日  
卒

黃實自言平生有二事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常平除夜泊汴口  
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歸舟中以揚州廚釀二尊雍酥  
一奩遺之後十五年爲發運使大暑泊秦淮樓下見米芾衣犢鼻  
自滌研于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急遣人送之  
趁其滌研未畢有此二事頗自慰云

小說舊聞記

唐柳公權

人死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沔江之湄有光

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覘之遂棹小舟直至光所乃釣舡中也詢  
彼漁者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公  
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  
雖小而鱗鬚爪牙悉具既磨瑩一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納巾箱中  
及相國薨亦亡去光啓丁未歲于鄴下與河南元恕遇因話焉

李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王鐸宣宗朝再啓黃閣也不協比于

權道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諸所礙于德刑者必固爭不允由  
是藩鎮忌焉而志尙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鐘而尋繹未嘗倦  
于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如也大中因請辰前  
後將入齋惟所愛卑脚犬花鴨從既啓扉而花鴨連銜公衣却行  
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鴨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于匣拔千金劍

按于膝上向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  
懾于鼠輩而相迫耶言訖倏有物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  
衣色貌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  
李龜壽盧龍寒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于公龜壽上感鈞化  
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貫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  
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耳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隸之明日詰  
旦且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閣曰幸爲  
我呼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且曰訝君稍遲昨日半夜自薊來相  
尋耳遂與龜壽如初及公薨龜壽盡室出亡此舅氏昔年話于鼎  
臣兄弟予不敢墜盛烈故書之三水曰夫積仁可以恢邦家厚德  
可以質幽顯晉公天縱弘度岳生炳靈文則振起國風武則式遏  
戎醜故得光輔王室至于雍熙實中興賢相也龜壽瑣隸尙瓜義  
風九土蒼生固受息肩之賜矣

蓮花

王得臣癸巳歲從鼎臣兄自汝入秦冬十二月宿于北華之野狐原店到時日勢尙早逆旅喧闐鼎臣乃與予同登南坡蘭若訪僧曰義海氣貌甚清談吐亦雅中夜圍爐設茶果待客頗勤因話三峰事海曰去年初秋一日迨暮有士人風格峻整麻衣芒履荷笠而來祈宿者問其所自姓氏誰何答曰玄沖姓王來自天姥性隱遯好奇爲心中間所遊陟諸山名跡盡東南之美矣惟有華山蓮花峰之秀異未覩今則方候一登爾海哂之謂曰茲山峭自非馭風憑雲亦無有去理玄沖曰賢人勿謂天不可昇但慮無其志耳僕亦知華陽川中有路志其幽尋焉海觀其辭氣壯厲亦然之玄沖曰某明日去某日當屈山趾計其五千仞爲一旬之程亦足矣既上當構烟爲信至時可來桃林南下望次日玄沖發笈取一藥壺并火金懷之而去義海書于屋壁及期先一日至桃林宿日平曉岳色清朗無纖翳佇立數息間有白烟一道欻起蓮花峰



頂海祕之不言復歸二句而玄冲至歇定乃言曰前者既入華陽川中尋微徑縈紆至蓮花峰下憇一宿方登初登也雖險峻猶可重足一跡困則復于石崦中暮亦如之既及峰三分之一則壁立青嶂莓苔冷骨石縫縱橫劣容半足乃以死誓之作氣而登時遇石髮垂下接之以昇果一旬而及峰頂廣約百畝中有池亦數畝菡萏方盛濃碧鮮妍四旁則巨檜喬松竦擢于霄漢餘奇木芳艸不可識池側有破鐵舟觸之則碎周覽已乃取火金敲之揉枯荻以承之小木亦有朽仆于地于是拉其枝榦燁火焉既循池玩花將折數蒂又思靈境不可瀆只將取落葉數片及鐵舟寸許懷之一宿乃下下之危峻復倍于登陟時海不覺前席執玄冲手曰君固三清之奇士也不然何以臻茲于是玄冲盡以蓮葉鐵舟贈義海明日復負笈而去莫知所終則尙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歟河東裴光遠龍紀己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宰性貪婪冒貨賂嚴

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踣雖九夏蒸鬱亦不暫息畜一白馬俊健能馳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致斃于廣場之內有里長王表者家雖富贍早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歲白皙端麗常隨父來縣曹光遠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遣渠服玩自是率以爲常光遠後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以此兒相餉當善待汝縱有大過亦可免汝疵瑕也表答曰某誠賤微愛制于賢骨肉之聞則無以奉命况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父設使以此獲罪于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銜之數月乃遣表使于曹南使盜待境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遠遘疾逸月則附床第委頓矣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還爾兒又爲表言曰某雖小吏慎密自防細過旣無反招殘賊豈有窺奪赤子陰害平人已訴于天今來請命又爲己語今還爾兒與爾重作功德厚賂爾陰錢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白馬來也則代馬語曰前生業報受畜生身

爲人乘騎自有年限至于負載馳驟亦有常程筋力之勞所不敢  
憚豈有盛夏之月擊鞠不停四蹄火然雙目血滴斃死命終誠君  
之由已訴上天今來奉取又爲己語祈之如王表終不聽數日光  
遠卒吳郡陸允儒代之乾寧甲寅歲杪予因訪故人至衛南縣陸  
君延客甚謹語及前政乃爲予語之三水人曰夫上應列宿出宰  
百里難乎茲選誠哉是言如裴生位則子男行乃豺虎殘忍陰狡  
鬼得而誅將來爲政之倫得不以此殷鑒勿謂幽遠雖高聽卑可  
忽之哉

說郛卷第四十九終

# 說郭卷第五十

識遺 九卷

宋羅璧 字子

予舊爲冊記凡經傳所得家庭所講師友所聞莫不筆置以備遺忘歲久成帙追憶舊讀間于是編有考暇日因別繁纂要粹爲一書目曰識遺庶幾往者之筆力不徒爾嘿咩羅璧子蒼甫書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于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證 東漢後有晉王廙所加故益難信 由是堅後學

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託言世之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聘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

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來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備見諸書未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于清靜無爲其著書厭薄禮樂文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學從而有梏斗折衡壞棄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智等論則聃之學又何有禮之可問也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而喪酒弔肉晉代可證已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勸其徒則異是耶孔子于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爲之師而故沒之耶此爲莊子寓言無疑予嘗論孔子師表蓋推周公彼其夢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曾思之傳最的謂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于莊子輩爾聃學之是非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此其借孔子尊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爲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爾若孔子從聃之事莊子外

篇著聃爲周藏史藏史書所或者聃所職多書孔子因往問聃焉  
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  
甘爲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  
子書末敘百家之學興曰譬如耳目鼻舌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  
故墨翟宋鈃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闞尹老聃以至莊周皆  
列敘名之至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  
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左傳都城過百雉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牆  
長三丈高一丈其取以名文之義未詳

公羊五雉而雉則二百尺

山陰陸氏著埤

雅謂雉性妬壘護疆飛不越分界之內以一雉爲長潘安仁雉賦

曰畫墁衍以分畿者此也其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以雉  
計丈也禮記晉太子申生縊死鄒玄註曰雉經晉語亦曰申生雉  
于城廟孔氏釋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頭而死言申生以介死

也因思城之大有取于雉亦有望于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泛然哉

左傳晉平公以同姓四人備嬪御鄭子產聘晉言于叔向曰今君內實有四姬焉蓋指其不別同姓之醜非目賤妾爲姬也按古婦人皆有字與諡或國名下繫其姓先儒謂示不忘本且別他族今攷字下繫姓如周女曰伯姬叔姬齊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狄女曰叔隗季隗是也諡下繫姓如齊女曰宣姜莊姜宋女曰聲子秦女曰懷嬴楚女曰江芊杞女曰定姒是也國下繫姓如秦女曰徐嬴葛嬴陳女曰息媯之類是也豈惟姬姓後世以目賤人戰國曰幸姬如姬漢史曰諸姬薄姬愛姬釋者不辨其爲周姓如淳曰姬音怡臣瓚曰漢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婕妤下惟顏師古謂漢內官無姬職若周姓貴于衆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宋大觀間公主易號曰帝姬貴之也世例以目妾豈反賤乎然則



姬女貴而以姓著反不若齊宋女不辱其姓之爲愈也

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信王古韓國之後項羽殺韓王成復立信爲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韓信不同劉知幾史通闢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失韓王名信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予考班馬誤姬爲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爲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都張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卽非韓信王名知幾之說亦不免繆尙何班馬責乎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漢號夫子者

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爲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于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云加子姓上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于周程蓋師尊之

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爲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己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他書生庚戌終壬戌七十三之說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信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預長曆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十一月無庚子

左傳孔子壬戌歲夏四月己丑卒杜預註論四月無己丑

故孔氏家譜祖廷廣記俱云魯襄二

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五行書俱差不知又何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實寅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

漢改秦典客官爲大鴻臚掌諸侯歸義蠻夷古行人之官也因設

鴻臚寺待四方賓客永平中佛入中國首名其居曰白馬寺

以白馬

故

蓋竝緣鴻臚待四方賓客之故此中國有寺之始詳其故事寺

非佛得專漢世官有九寺之目劉昭註曰寺官舍也風俗通曰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則非獨爲佛也觀之義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蓋魯有兩觀門旁高處也爾雅釋觀爲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闕居巍巍高處因名象魏謂之闕者觀法象則可決去疑事春秋晉楚邲之戰潘黨請收晉尸築爲京觀封土觀示後人也胡澹菴言觀有四一曰朵樓魯兩觀是也一日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日游觀處謝玄

暉賦屬玉觀是也一曰高可望黃帝內傳置元始真容于高觀上  
是也今老氏居疑本內傳詳此觀非老可專凡高可縱觀皆觀也  
至于藏只貯藏之義狐兔穴居州呂藏老聃爲周守藏史名柱下  
史藏乃皮書所漢東觀藏書號柱史藏室書所在也釋道法其制  
度度經遂爲二氏之私今復以事祈禳豈以經典所積福可集乎  
若鐸鉢胡致堂謂本西夷樂夷俗吉凶並奏今華俗專以送終不  
察夷亦以從吉也

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佛始入中國按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  
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武帝置之甘泉宮祭不用牛羊惟  
燒香禮拜帝使依其國俗祀之又時作昆明池掘得黑灰東方朔  
曰可問西域道人則前漢時佛流中國矣况帝事四夷蒟醬竹杖  
猶入王府又方事神仙佛以超度爲術張騫輩肯賤佛書乎劉向  
列仙傳序言仙者一百四十六人而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向成哀

時人其言如此則前漢有佛經矣向又曰予覽載籍往見有經洪慶善因言周時久流釋典按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詳禦寇鄭人在孔子後孟子先其時已說西方聖人則佛傳中國晚周也就後漢言之光武閉玉門謝西域佛豈有不通者何必待明帝之迎而後有耶通鑑著其始于明帝蓋本西域傳豈以帝者尙佛自明帝始故特本西域傳表之耶

豚犬斥子詳語意疑賤之之稱按二字出越語范蠡欲速報吳使國民衆多令國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三十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與酒三壺犬一生女子與酒一壺豚一蓋幼之之事論語六尺之孤周禮國中七尺野外六尺皆不從征亦謂幼者六尺年十五七尺年二十也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爲飲器漢建元中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史韻飲音去聲漢書韋昭釋棹榼也盛酒器晉灼曰飲器虎

子屬洩便糞器也顏師古引匈奴傳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盃爲証謂飲酒器如顏說貴之也且死骨凶穢又惡人頭顏豈俎豆所宜乎洩便釋蓋似之

經書稱夏皆曰夏后氏殷周皆曰人班固白虎通曰夏禹受禪爲君故稱后殷周順人心征伐得天下故稱人則舜曰存虞氏亦以堯禪爾

三教各植門庭互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迴懺悔之非據理執正而論也若二氏互相詆訾則釋氏云摩訶迦葉下生世間號曰老子老氏云老君遣尹真人喜騎月精白象下天竺于淨飯王夫人口中託生爲佛又云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成佛蓋各相軋以求勝之論也至二氏于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老聃釋氏天地經云寶輪菩薩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下生號女媧儒童菩薩下生號孔子月明儒童下生爲顏回昌黎原道謂佛者曰孔子

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唐景福二年賜澡水縣南孔子祠爲孔子寺以孔子適楚嘗經之地後復改爲儒童寺豈孔子真佛派也吁不能訶其繆過矣又從而溺焉豈不甚哉古今論著周素異紀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震夜恆星不見太史蘇繇占爲西方聖人生此周書紀佛生之異也則又安有前唐虞夏商預記生爲伏羲女媧等理乎况春秋書恆星不見于莊公十年甲午歲上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年周紀亦附會無稽之談也陳大建五年恆星不見史占爲主不嚴法度消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亡之象又豈生異人之祥乎

漢以孝廉取士而孫仲謀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

桂海虞衡志 三卷

宋范成大 字致能吳郡人  
淳熙二年

始予自紫薇垣出帥廣右姻親故人張飲松江皆以炎荒風土爲

戚予取唐人詩考桂林之地少陵謂之宜人樂天謂之無瘴退之  
至以湘南江山勝于驂鸞仙去則宦游之適寧有踰於此者乎既  
以解親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三月既至郡則風氣清淑果如所聞  
而巖岫之奇絕習俗之醇古官府之雄勝又有過所聞者予既不  
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誠相戒毋欺侮歲比稔幙府  
少文書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詔徙鎮全蜀亟上疏固謝不能留再  
閱月辭勿獲命乃與桂民別民觴客于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  
去航瀟湘絕洞庭泝灑瀕馳驅兩川半年達于成都道中無事時  
念昔游因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載者萃爲  
一書蠻陬絕徼見聞可紀者亦附著之以備土訓之圖噫錦城以  
名都樂國聞天下予幸得至焉然且倦倦于桂林至爲之綴緝瑣  
碎如此蓋以信予之不鄙夷其民雖去之遠且在名都樂國而猶  
勿忘之也淳熙二年長至日吳郡范成大致能書



志巖洞

予嘗評桂山之奇宜爲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予生東吳而北撫幽薊南宅交廣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太行常山衡嶽廬阜皆崇高雄厚雖有諸峯之名正爾魁然大山峯云者蓋強名之其最號奇秀莫如池之九華歛之黃山括之仙都溫之雁蕩夔之巫峽此天下同稱之者然皆數峯而止爾又在荒遠僻絕之瀕非几杖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岡複嶺之勢盤互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千峯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起特立玉筍瑤簪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爲天下第一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子厚營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壁林立四野黃魯直詩云桂嶺環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嵯峨觀三子語意則桂山之奇固在目中不待予言之贅頃嘗圖其真形寄吳中故人

蓋無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爭也山皆中空故峯下多佳巖洞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皆去城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以徧至今推其尤者記其略

讀書巖在獨秀峯下峯直立郡治後爲桂主山傍無坡阜突起千丈峯趾石屋有便房石榻石牖如環堵之室顏延年守郡時讀書其中

伏波巖突然而起且千丈下有洞可容二十榻穿鑿通透戶牖傍出有懸石如柱去地一綫不合俗名馬伏波試劍石前浸江濱波浪洶湧日夜漱齧之

疊綵巖在八桂堂後支徑登山太半有大洞曲轉穿出山背

白龍洞在南溪平地半山中龕有大石屋由屋右壁入洞行半途有小石室

劉仙巖在白龍洞之陽仙人劉仲遠所居也石室高寒出半山間

華景洞高廣如十間屋洞門亦然

水月洞在宜山之麓其半枕江天然剜刻作大洞門透徹山背頂高數十丈其形正圓望之端整如大月輪江別派流貫洞中踞石弄水如坐捲蓬大橋下

龍隱洞龍隱巖皆在七星山腳沒江水中泛舟至石壁下有大洞門高可百丈鼓棹而入仰視洞頂有龍跡夭矯若印泥然其長竟洞舟行僅一箭許別有洞門可出巖在洞側山半有小寺卽巖爲佛堂不復屋

雉巖亦江濱獨山有小洞洞門下臨灘江

立魚峯在西山後雄偉高峻如植立一魚餘峯甚多皆蒼石刻峭棲霞洞在七星山七星山者七峯位置如北斗又一小峯在傍曰輔星石洞在山半腹入石門下行百餘級得平地可坐數十人傍有兩路其一西行兩壁石液凝沍玉雪晶瑩頂高數十丈路闊亦

三四丈如行通衢中頓足曳杖彭鏗有鼓鍾聲蓋洞之下又有洞焉半里遇大壑不可進一路北行俯僂而入數步則寬廣兩傍十許丈鍾乳垂下纍纍凡乳床必因石脉而不自頑石出也進里餘所見益奇又行食頃則多歧遊者恐迷途不敢進云通九疑山也

元風洞去棲霞傍數百步風自洞中出寒如冰雪

元字胡  
洞切

曾公洞舊名冷水巖山根石門砢然入門石橋甚華曾丞相子宣所作有澗水莫知所從來自洞中右旋東流橋下復自右入莫知所往或謂泐流入于江也度橋有仙田數畝過田路窄且溼俯視石罅尺餘匍匐而進旋復高曠可通栖霞

屏風巖在平地斷山峭壁之下入洞門上下左右皆高曠百餘丈中有平地可宴百客仰視鍾乳森然倒垂者甚多躡石磴五十級有石穴透明透穴而出則山川城郭恍然無際予因其處作壺天

觀而命其洞曰空明

隱山六洞皆在西湖中隱山之上。一曰朝陽。二曰夕陽。三曰南華。四曰北牖。五曰嘉蓮。六曰白萑。泛湖泊舟自西北登山。先至南華出洞而西。至夕陽洞。旁有石門。可出。至北牖。出洞十許步。至朝陽。又西。至白萑穴口。隘狹。側身入。有穴。通嘉蓮。西湖之外。既有四山。遠之碧玉。每十峯。倒影水而固。已奇絕。而湖心又浸隱山。諸洞之外。別有奇峯。繪畫所不及。荷花時有泛舟。故事勝賞。甲于西南。北潛洞在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臺。石果之屬。石果作荔枝。胡桃棗栗之形。人采取玩之。或以釘盤相問遺。

南潛洞在西湖中羅家山之上

佛子巖亦名鍾隱巖。去城十里。號最遠。一山岑起莽蒼。中山腰有上中下三洞。最廣中洞。明敞高百許丈。上洞差小。一寺就洞中結架。因石屋爲堂室。

盧秀洞去城差遠大石室面平野室左右皆有徑隧各數十百步  
穿透兩傍亦臨平野以上所紀皆附郭可日涉者餘外邑巖洞尙  
多不可皆到興安石乳洞最奇予罷郡時過之上中下三洞此洞  
與棲霞相甲乙他洞不及也陽朔亦有繡山羅漢白鶴華蓋明珠  
五洞皆奇又聞容州都嶠有三洞天融州有靈巖真仙洞世傳不  
下桂林但皆在瘴地士大夫尤罕到

志金石

本艸有玉石部專主藥物非療病雖重不錄此篇亦主爲方藥所  
須者

生金出西南州峒生山谷田野沙土中不由礦出也峒民以淘沙  
爲生坯土出之自然融結成顆大者如麥粒小者如麩片便鍛作  
服用但色差淡耳欲令精好則重鍊取足色耗去十二三旣鍊則  
是熟金丹竈所須生金故錄其所出

丹砂本艸以辰砂爲上宜砂次之今宜山人云出砂處與湖北犬牙山北爲辰砂南爲宜砂地脉不殊無甚分別宜砂老者白色有牆壁如鏡生白石床上可入鍊勢敵辰砂本艸圖經乃云宜砂出土石間非白石床所生卽是未識宜砂也別有一種色紅質嫩者名土坑砂乃是點切都感黑也出土石間者不堪耐火邕州亦有砂大都數十百兩作塊黑闇少牆壁嚼之紫黛不堪入藥彼人惟以燒取水銀圖經又云融州亦有砂今融州元無砂邕融聲相近蓋又誤云

水銀以邕州溪洞朱砂末之入爐燒取極易成以百兩爲一銚銚之制以豬胞爲骨外糊厚紙數重貯之不漏

鍾乳桂林接宜融山中洞穴至多勝連州遠甚予游洞親訪之仰視石脉湧起處卽有乳床如玉雪石液融結所爲也乳床下垂如倒數峯小山峯端漸銳且長如冰床柱端輕薄中空如鵝管乳水

滴瀝未已且凝且滴此乳之最精者以竹管仰承拆取之煉治家  
又以鵝管之端尤輕明如雲母爪甲者爲勝

銅邕州右江州峒所出掘地數尺卽有礦故蠻人好用銅器

綠銅之苗也亦出右江有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綠又有一  
種脆爛如碎土者名泥綠品最下價亦賤

滑石桂林屬邑及瑤洞中皆出有白黑二種功用相似初出如爛  
泥見風則堅又謂之冷石土人以石灰圻壁及未乾時以滑石末  
拂拭之光瑩如玉

鉛粉桂林所作最有名謂之桂粉以黑鉛著糟瓮化之  
無名異小黑石子也桂林山中極多一包數百枚

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雖巧工造作所  
不能及根所附著如覆菌或云本是木質爲海水所化如石蟹石  
蝦之類



石柏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扶疎無小異根所附著如烏藥大抵皆化爲石矣此與石梅雖未詳可入藥用否然皆奇物不可不志

志香

南方火行其氣炎上藥物所賦皆味辛而嗅香而沉箋之屬世專謂之香者又美之所種也世皆云二廣出香然廣東香乃自舶上來廣右香廣海北者亦凡品惟海南最勝人士未嘗落南者未必盡知故著其說

沉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亦名土沉香少大塊其次如蠶栗角如附子如芝菌如茅竹葉者皆佳至輕薄如紙者入水亦沉香之節因久墊土中滋液下向結而爲香採時香而悉在下其背帶木性者乃出土上環島四郡果皆有之悉冠諸蕃所出又以出萬安者爲最勝說者謂萬安山在島正東鍾朝陽之氣香尤醞藉豐美大

抵海南香氣皆清淑如蓮花梅英鵝梨蜜脾之類焚一博投許氛翳彌室翻之四而悉香至煤燼氣亦不焦此海南香之辨也北人多不甚識蓋海上亦自難得省民以牛博之于衆黎一牛博香一擔歸自差擇得沉水十不一二中州人士但用廣州舶占城真蠟等香近年又貴丁流眉來者予試之乃不及海南中下品舶香往往腥烈不甚腥者意味又短帶木性尾烟必焦其出海外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海外蕃舶而聚于欽州謂之欽香質重實多大塊氣尤酷烈不復風味惟可入藥南人賤之

蓬萊香亦出海南卽沉水香結未成者多成片如小笠及大菌之狀有徑一二尺者極堅實色狀皆似沉香惟入水則浮剝去其背帶木處亦多沉水

鷓鴣班香亦得之于海南沉水蓬萊及絕好箋香中槎牙輕鬆色褐黑而有白斑點點如鷓鴣臆上毛氣尤清婉如蓮花

箋香出海南香如蠟皮栗蓬及漁蓑狀蓋修治時雕鏤費工去木留香棘刺森然香之精鍾于刺端芳氣與他處箋香迥別出海口者聚于欽州品極凡與廣東舶上生熟速結等香相埒海南箋香之下又有重漏生結等香皆下色

光香與箋香同品第出海口及交趾亦聚于欽州多大塊如山石枯槎氣粗烈如焚松檜曾不能與海南箋香比南人常以供日用及常程祭享

沉香出交趾以諸香艸合和蜜調如薰衣香其氣溫馨自有一種意味然微昏鈍

香珠出交趾以泥香捏成小巴豆狀琉璃珠間之綵絲貫之作道人數珠入省地賣南中婦人好帶之

思勞香出日南如乳香歷青黃褐色氣如楓香交趾人用以合和諸香

排草出日南狀如白茅香芬烈如麝香本亦用以合香諸草香無及之者

檳榔苔出西南海島生檳榔木上如松身之艾蒨單熟極臭交趾人用以合泥香則能成溫馨之氣功用如甲香

橄欖香橄欖木脂也狀如黑膠飴江東人取黃連木及楓木脂以爲欖香蓋其類出于橄欖故獨有清烈出塵之意品格在黃連楓香之上桂林東江有此果居人采香賣之不能多得以純脂不雜木皮者爲佳

零陵香宜融等州多有之土人編以爲席薦坐褥性暖宜人零陵今永州實無此香

### 志酒

予性不能酒士友之飲少者莫予若也然知酒者亦莫予若也頃數仕于朝游王公貴人家未始得見名酒使虜至燕山得其宮中

酒號金蘭者乃大佳燕西有金蘭山汲其泉以釀及來桂林而飲  
瑞露乃盡酒之妙聲震湖廣則雖金蘭之勝未必能頡頏也

瑞露帥司公廚酒也經撫廳前有井清冽汲以釀遂有名今南庫  
中自出一泉近年只用庫井酒仍佳

古辣泉古辣本竇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  
日足取出

老酒以麥麴釀酒密封藏之可數年士人家尤貴重每歲臘中家  
家造鮓使可爲卒歲計有貴客則設老酒冬鮓以示勤婚娶以老  
酒爲厚禮

志器

南州風俗猥雜蠻獠故凡什器多詭異而外蠻兵甲之製亦邊鎮  
之所宜知者

竹弓以簾楚那反竹爲之筋膠之制一如角弓惟揭箭不甚力

黎弓海南黎人所用長稍木弓也以藤爲弦箭長三尺無羽鏃長五寸如茨菰葉以無羽故射不遠三四丈然中者必死

蠻弩諸峒獠及西南諸蕃其造作略同以硬木爲弓樁甚短似中國獵人射生弩但差大耳

獠人弩又名編架弩無槽箭編架而射也

藥箭化外諸蠻所用弩雖小弱而以毒藥濡箭鋒中者立死藥以蛇毒艸爲之

蠻甲惟大理國最工甲冑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如龜殼堅厚與鐵等又聯綴小皮片爲披膊護項之屬製如中國鐵甲葉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內外悉朱地間黃黑漆作百花蟲獸之文如世所用犀毗器極工妙又以小白貝纍纍絡甲縫及裝兜鍪疑猶傳古貝冑朱綬遺製云

黎兜鍪海南黎人所用以藤織爲之

雲南刀卽大理所作鐵青黑沉沉不銔南人最貴之以象皮爲鞘  
朱之上亦畫犀毗花文一鞘兩室各函一刀靶以皮條纏束貴人  
以金銀絲

峒刀兩江州峒及諸外蠻無不帶刀者一鞘二刀與雲南同但以  
黑漆雜皮爲鞘

黎刀海南黎人所作刀長不過一二尺靶乃三四寸織細藤纏束  
之靶端插白角片尺許如鷓鴣尾以爲飾

蠻鞍西南諸蕃所作不用韉但空垂兩木鐙鐙之狀刻如小龕藏  
足指其中恐入榛棘傷足也後鞦鐵木爲大錢纍纍貫數百狀如  
中國騾驢鞦

蠻鞭刻木節節如竹根朱黑間漆之長纔四五寸首小有鐵環貫  
二皮條以策馬

花腔腰鼓出臨桂職田鄉其土特宜鼓腔村人專作窖燒之細畫

紅花紋以爲飾

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相傳爲馬伏波所遺其製如坐墊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其聲全似鞀鼓

銃鼓瑤人樂狀如腰鼓腔長倍之上銳下侈亦以皮鞀植于地坐拊之

盧沙瑤人樂狀類簫縱八管橫一管貫之

葫蘆笙兩江峒中樂

藤合屈藤盤繞成杵合狀漆固護之出藤梧等郡

雞毛筆嶺外亦有兔然極少俗不能爲兔毫筆率用雞毛其鋒跟躑不聽使

練子出兩江州洞大略似苧布有花紋者謂之花練土人亦自貴重



綉亦出兩江州洞如中國綫羅上有徧地小方勝紋

蠻氍出西南諸蕃以大理者爲最蠻人晝披夜臥無貴賤人有一番

黎幕出海南黎峒黎人得中國錫絲拆取色絲間木棉挑織而成每以四幅聯成一幕

黎單亦黎人所織青紅間道木棉布也桂林人悉買以爲臥具

檳榔合南人既喜食檳榔其法用石灰或蜆灰并扶留藤同咀則不澁土人家至以銀錫作小合如銀錠樣中爲三室一貯灰一貯藤一貯檳榔

鼻飲杯南邊人習鼻飲有陶器如杯碗旁植一小管若餅嘴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以飲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邕州人已如此記之以發覽者一胡盧也

牛角杯海旁人截牛角令平以飲酒亦古兕觥遺意

蠻碗以木刻朱黑間漆之侈腹而有足如敦甌之形

竹笠搖人所用截大竹筒以當鑑鼎食物熟而竹不燬蓋物理自爾非異也

戲面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窮極工巧一枚或值萬錢

志禽

南方多珍禽非君子所問又予以法禁采捕甚急故不能多識偶于人家見之及有異聞者錄以備博物

孔雀生高山喬木之上人探其雛育之喜臥沙中以沙自浴拍拍甚適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始長歲一脫尾夏秋復生羽不可近目損人飼以豬腸及生菜惟不食菘

鸚鵡近海郡尤多民或以鸚鵡爲鮓又以孔雀爲腊皆以其易得故也此二事載籍所未紀自予始志之南人養鸚鵡者云此物出炎方稍北中冷則發瘴噤戰如人患寒熱以柑子飼之則愈不然

必死

白鸚鵡大如小鵝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黏着指掌如  
蛺蝶翅

烏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鬃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  
尺四五寸其秒始有毛羽一簇冠尾絕異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  
笙簫然度曲妙合宮商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洞中極難  
得然書傳未之紀當由人罕識云

秦吉了如鸚鵡紺黑色丹味黃距目下連頂有深黃文頂毛有縫  
如人分髮能人言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女吉了聲則如  
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  
但隔交趾疑卽吉了也

錦雞又名金雞形如小雉湖南北亦有之

山鳳鳳狀如鵝雁嘴如鳳巢兩江深林中伏卵時雄者以木枝雜

桃膠封其雌于巢獨留一窾雄飛求食以飼之子成卽發封不成則窾窾殺之此亦異物然未之見也

翻毛雞翎皆翻生彎彎向外尤馴狎不散逸二廣皆有

長鳴雞高大過常雞鳴聲甚長終日啼號不絕生邕州溪洞中

翡翠出海南邕賀二州亦有腊而賣之

灰鶴大如鶴通身灰慘色去頂二寸許毛始丹及頸之半亦能鳴舞

鷓鴣大如竹雞而差長頭如鶉身文亦然惟臆前白點正圓如珠人采食之

水雀蒼色似鶴鴿飛集庭戶翩翩然與燕雀爲伍

### 志獸

獸莫巨于象莫有用于馬皆南土所宜予治馬政頗補苴漏隙其說累牘所不能載姑著其略及畜獸稍異者併爲一篇

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牙佛書云四牙又云六牙今無有  
蠻馬出西南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國來自杞取馬于大理古南  
詔也地連西戎馬生尤蕃

大理馬爲西南蕃之最

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爲最高不踰三尺駿者  
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喜行

猿有三種金絲者黃玉而者黑純黑者而亦黑金絲玉而皆難得  
或云純黑者雄金絲者雌又云雄能嘯雌不能也猿性不耐著地  
著地輒瀉以死煎附子汁與之卽愈

蠻犬如獵狗警而獠

鬱林犬出鬱林州極高大垂耳拳尾與常犬異

花羊南中無白羊多黃褐白斑如黃牛又有一種深褐黑脊白斑  
全似鹿

乳羊本出英州其地出仙茅羊食茅舉體悉化爲肪不復有血肉食之宜人

縣羊出邕州溪洞及諸蠻國與朔方胡羊不異

麝香自邕州溪洞來者名土麝氣臊烈不及西蕃

火狸狸之類不一邕別有一種其毛色如金錢豹但其錢差大耳

彼人云歲久則化爲豹其文先似之矣

風狸狀如黃猿食蜘蛛晝則拳曲如蝟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及

乳汗主治大風疾奇効

懶婦如山豬而小喜食禾田夫以機軸織絰之器掛田所則不復

近安平七源等州有之

山豬卽毫豬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三二百爲羣以害禾稼州

洞中甚苦之

石鼠專食山豆根賓州人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效如神謂之石

鼠肚

香鼠至小僅如指擘大穴于柱中行地中疾如激箭

山獼出宜州溪洞俗傳爲補助要藥洞人云獼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獼無偶抱木而枯洞獼尤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傳治立消一枚直金一兩人或求買但得殺死者功力甚劣

志蟲魚

蟲魚微物外薄于海者其類庸可既哉錄偶見聞者萬一珠出合浦海中有珠池蚤戶沒水探蚌取之歲有豐耗多得謂之珠熟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得蚌之細碎蔓延于外者始得而采

碑磔似大蚌海人磨治其殼爲諸玩物

蝮蛇大者如柱長稱之其膽入藥南人腊其皮刮去鱗以鞞鼓蛇

常出逐鹿食寨兵善捕之數輩滿頭插花趨赴蛇蛇喜花必駐視  
漸近競拊其首大呼紅娘子蛇頭益俛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  
悉奔散遠伺之有頃蛇省覺奮迅騰擲傍小木盡拔力竭乃斃數  
十人昇之一村飽其肉

螭蝟形如龜鼈輩背甲十三片黑白班文相錯鱗差以成一背其  
邊裙闌缺齧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前兩鬣長狀如楫後兩鬣極  
短其上皆有鱗甲以四鬣棹水而行海人養以鹽水飼以小鮮俗  
傳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螭蝟齋日其說甚俚

蜈蚣有極大者

青螺狀如田螺其大兩拳揩磨去龜皮如翡翠色雕琢爲酒杯  
鸚鵡螺狀如蝸牛殼磨治出精采亦雕爲杯

貝子海傍皆有之大者如拳上有紫斑小者指而大白如玉

石蟹生海南形真是蟹云是海沫所化理不可詰又有石蝦亦其



類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黑蛺蝶大如蝙蝠橘蠹所化北人或名玄武蟬

嘉魚狀如小鱗魚多脂味極腴美出梧州火山人以爲鮓以餉遠

蝦魚出灘水肉白而豐味似蝦而鬆美

竹魚出灘水狀如青魚味如鱖魚南中魚品如鯉鯽輩皆有之而

以蝦竹二魚爲珍

天蝦狀如大飛蟻秋社後有風雨則羣墮水中有小翅人候其墮

掠取之爲鮓

志花

桂林具有諸艸花木牡丹芍藥桃杏之屬但培溉不力存形似而已今著其土產獨宜者凡北州所有皆不錄

上元紅深紅色絕似紅木瓜花不結實以燈夕前後開故得名

白鶴花如白鶴立春開

南山茶葩萼大倍中州者色微淡葉柔薄有毛別自有一種如中州所出者

紅荳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發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籜包之籜拆花見一穗數十葢淡紅鮮研如桃杏花色葢重則下垂如蒲萄又如火齊纓絡及剪綵鸞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豆蔻同種每葢心有兩瓣相並詞人託興如此目連理云

泡花南人或名柚花春末開葢圓白如大珠既拆則似茶花氣極清芳與茉莉素馨相逼番人采以蒸香風味超勝

紅蕉花葉瘦類蘆箬心中抽條條端發花葉數層日拆一兩葉葉色正紅如榴花荔枝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春夏開至歲寒猶芳又有一種根出土處特肥飽如膽瓶名膽瓶蕉

枸那花葉瘦長略似楊柳夏開淡紅花一朵數十萼至秋深猶有

之

史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夏開一簇一二十葩輕盈似海棠

水西花葉如萱艸花黃夏開

裏梅花卽木槿有紅白二種葉似蜀葵采紅者連葉包裹黃梅鹽漬暴乾以薦酒故名玉脩花粉紅色四季開

象蹄花如梔子而葉小夏開至秋深

素馨花比番禺所出爲少常由風土差宜故也

茉莉花亦少如番禺以浙米漿水日溉之則作花不絕可耐一夏花亦大且多葉倍常花六月六日又以治魚腥水一概益佳

石榴花南中一種四季常開夏中旣實之後秋深忽又大發花且實枝頭碩果罅裂而其旁紅英粲然併花實拆釘盤筵極可玩

添色芙蓉花晨開正白午後微紅夜深紅

側金盞花如小黃葵葉似槿歲暮開與梅同時

志果

世傳南果以子名者百二十半是山野間艸木實猿狙之所甘人強名以爲果故予不能盡識錄其識且可食者五十五種

荔枝自湖南界入桂林纔百餘里便有之亦未甚多昭平出檀核臨賀出綠色者尤勝自此而南諸郡皆有之悉不宜乾肉薄味淺不及閩中所產

龍眼南州悉有之極大者出邕州圍如當二錢但肉薄不能遠過常品爲可恨

饅頭柑近蒂起如饅頭尖者味香勝可埒永嘉乳柑

金橘出營道者爲天下冠出江浙者皮甘肉酸不逮也

緜李味甘美勝常品擘之兩片開如離核桃

石栗圓如彈子每顆有梗抱附之類杓柄肉黃白甘韌似巴欖子仁附肉有白靨不可食發病北人或呼爲海胡桃

龍荔殼如小荔枝肉味如龍眼木身葉亦似二果故名可蒸食不可生啖令人發癩或見鬼物三月開小白花與荔枝同時

木竹子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秋冬間實

冬桃狀如棗深碧而光軟爛甘酸春夏熟

羅望子殼長數寸如肥皂又如刀豆色正丹內有二三實煨食甘美

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蜜煎

烏欖如橄欖青黑色肉爛而甘

方欖亦如橄欖三角或四角出兩江州洞

椰子木身葉悉類欖榔之屬子生葉間一穗數枚枚大如五升器果之大者謂唯此與波羅蜜相等耳皮中子殼可爲器子中瓤白如玉味美如牛乳瓤中酒新者極清芳久則渾濁不堪飲

蕉子芭蕉極大者凌冬不凋腹中抽幹長數尺節節有花花褪葉

根有實去皮取肉軟爛如綠柿極甘冷四季實土人或以飼小兒  
云性涼去客熱以梅汁漬暴乾按令楅吡音味甘酸有微霜世謂芭  
蕉乾者是也又名牛蕉子亦四季實

雞蕉子小如牛蕉子亦四季實

茅蕉子小如雞蕉尤香嫩甘美秋初實

紅鹽草果取生草荳蔻入梅汁鹽漬令色紅暴乾以薦酒

鸚哥舌卽紅鹽草果之珍者實始結卽擷取紅鹽乾之纔如小舌  
八角茴香北人得之以薦酒少許咀嚼甚芳香出左右江州洞中  
餘甘子多取入北州人皆識之其木可以制器

五稜子形甚詭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味酸久嚼微甘閩中謂  
之羊桃

黎矇子如大梅復似小橘味極酸

波羅蜜大如冬瓜外膚礪礪如佛髻削其皮食之味極甘子練悉

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

柚子南州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打碑者捲皮蘸墨以代瓊刷宜墨而不損紙極便于用此法可傳但北州無許大柚耳櫓罌子大如半升碗諦視之數十房攢聚成毬每房有縫冬生青至夏紅破其瓣食之微甘

槎擦子如錐栗肉甘而微澀

地蠶生土中如小蠶又似甘露子

赤柚子如橄欖皮青肉赤以下並春實

火炭子如烏李

山韶子色紅肉如荔枝以下八種並夏實

山龍眼色青肉如龍眼

菩提子色黃如石榴

木賴子如淡黃大李

粘子如指面大褐色

蘿毘子如橄欖其皮七重

千歲子如青黃李味甘

赤棗子如酸棗味酸

藤韶子大如鳧卵柿以下十三種並秋實

古米子殼黃中有肉如米粒

穀子如青梅味甘

藤核子生白藤上如小蒲桃

木連子如胡桃紫色

蘿蒙子黃大如橙柚

毛栗如橡栗

特乃子狀似榧而圓長端正

不納子似黃熟小梅絕易爛爛卽皮肉腐核可爲念珠似菩提子



羊矢子色狀全似羊矢味亦不佳

日頭子狀如櫻桃色如蒲桃穗生

秋風子色狀俱似棟子

黃皮子如小棗

朱圓子正圓深紅狀似苦棟子以下六種皆冬實

匾桃大如桃而匾色正青

粉骨子皮黃色如粉

塔骨子匾如大橘皮裏空虛

布衲子似李而黃

黃肚子如小石榴

志草木

異艸瑰木多生窮山野荒其不中醫和匠石者人亦不采故予所識者少惟竹品乃多桀異併附于錄

桂南方奇木上藥也桂林以桂名地實不產而出于賓宜州凡木  
葉心皆一縱理獨桂有兩紋形如圭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  
與皮無別而加芳美人喜咀嚼之

榕易生之木又易高大可覆數畝者甚多根出半身附幹而下以  
入土故有榕木倒生根之語禽鳥銜其子寄生他木上便蔚茂根  
下至地得土氣久則過其所寄

沙木與杉同類尤高大葉尖成叢穗小與杉異

桄榔木身直如杉又如棕櫚有節似大竹一幹挺上高數丈開花  
數十穗綠色

息櫚木生兩江州洞堅實漬鹽水中百年不腐

燕脂木堅緻色如臘脂可鑿作出融州及州洞桂林屬縣亦有之  
雞桐葉如棟其葉煮湯療足膝疾

龍骨木色翠青狀如枯骨

風膏藥葉如冬青治太陽疼頭目昏眩

南漆如稀飴氣如松脂霑霑無力

蕩竹葉大且密略如蘆葦

澀竹膚麓澀如木工所用沙紙可以錯磨爪甲

人面竹節密而凸宛如人面人采以爲拄杖

約絲竹類蕩竹枝極柔弱

斑竹中有疊暈江浙間斑竹直一沁痕無暈也

貓頭竹質性類筍竹

桃枝竹多生石上葉如小棕櫚人以大者爲杖

笏反竹刺竹也芒棘森然

箭竹山中悉有

宿根茄茄本不凋明年結實

銅鼓草其實如瓜治瘡瘍毒

大蒿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年深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亦中肩輿之扛

石髮出海上纖長如絲縷

匱菜細如荇帶匱如薤菜長一二尺

都管艸一莖六葉辟蜈蚣蛇

花藤鏹以爲器用心有花紋

胡蔓藤毒艸也揉其艸漬之水入口卽死

雜志

嶺南風土之異宜錄以備博聞而不可以部居謂之雜志

雪南州多無雪霜艸木皆不改柯易葉獨桂林歲歲得雪或臘中三白然終不及北州之多靈川興安之間兩山踳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關至桂林城下不復南矣  
風廣東南海旁有颶風西路稍北州縣悉無之獨桂林多風秋冬

大甚拔木飛瓦晝夜不息俗傳朝作一日止暮七日夜半則彌旬去海猶千餘里非颶也土人自不知其說予試論之桂林地勢視長沙番禺千丈之上高而多風理固然也

癸水桂林有古記父老傳誦之略曰癸水繞東城永不見刀兵癸水灘江也

瘴二廣惟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矣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蒸薰之所爲也其中人如瘡狀治法雖多常以附子爲急須不換金正氣散爲通用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曰青艸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爲尤毒

桂嶺舊不知的實所在城北五里有尋丈小坡立石其上刻曰桂嶺賀州自有桂嶺縣相傳始名嶺在其地今小坡非也

俗字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

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羸音不長也圍音坐于門中

穩也羸音大坐亦穩也休音小兒也柔音人瘦弱也歪音人亡

絕也羸音不能舉足也大音女大及姊也歪音山石之岩窟也門

羸音門橫關也他不能悉記予關訟牒二年習見之大理國間有文

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國佛經題識猶用囿字者囿武后所作關

字也唐書稱大禮國其國止用理字

捲伴南州法度疎略婚姻多不正村落強暴竊人妻女以逃轉移

他所安居自若謂之捲伴言捲以爲伴侶也已而復爲後人捲去

至有歷數捲未已者其舅姑若前夫訪知所在詣官自陳官爲追

究往往所謂前夫亦是捲伴得之復爲後人所捲惟其親父母兄

弟及初娶者所訴卽歸始初被捲之家

草子卽寒熱時疫南中吏卒小民不問病源但頭痛體不佳便謂

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錐刺脣及舌尖出血謂之挑草子實無

加損于病必服藥乃愈

志蠻

廣西經略使所領二十五郡其外則西南諸蠻蠻之區落不可悉記姑卽其聲聞相接帥司常有事于其地者數種曰羈縻州洞曰獠曰獠曰黎曰蠻通謂之蠻

羈縻州洞隸邕州左右江者爲多舊有四道儂氏謂安平武勒忠浪七源四州皆儂姓又有四道黃氏謂安德歸樂露城田州四州皆黃姓又有武侯延衆石門感德四鎮之民自唐以來內附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洞國朝開拓浸廣州縣洞五十餘所推其雄長者爲首領籍其民爲壯丁其人物獷悍風俗荒怪不可盡以中國教法繩治姑羈縻之而已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洞其次有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主戶餘民皆稱提陀猶言百姓也酋豪或娶數妻皆曰媚娘其田計口給民不得典賣

惟自開荒者由己謂之祖業口分田知州別得養印田猶圭田也  
權州以下無印記者得陰免田既各服屬其民又以攻剽山獠及  
博買嫁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給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隸屬謂  
之家奴亦曰家丁民戶強壯可教勸者謂之田子田丁亦曰馬前  
牌總謂之洞丁今黃姓尙多而儂姓絕少智高亂後儂氏善良許  
從國姓今多姓趙氏有舉洞純一姓者婚姻不以爲嫌酋豪或娶  
數妻皆曰媚娘宜州管下亦有羈縻州縣十餘所其法制尤疏幾  
似化外其尤者曰南丹州待之又與他州洞不同特命其首領莫  
氏曰刺史月支鹽料及守臣供給錢其說以謂宜州徼外卽唐黃  
家賦之地崇建南丹使控制之莫氏家人亦有時相攻奪今刺史  
莫延甚逐其弟延廩而自立延廩奔朝廷謂之出宋凡州洞歸朝者皆隔出宋  
獠本五溪槃瓠之後其壤接廣右者靜江之興安義寧古縣融州  
之融水懷遠縣界皆有之生深山重溪中椎髻跣足不供征役各



以其遠近爲伍

獠在右江溪洞之外俗謂之山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動而活蟲豸能蠕動者均取食無年甲姓名一村中推有事力者曰郎火餘但稱火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裋之屬二十一種今在江西南一帶甚多殆百餘種也

蠻南方曰蠻今郡縣之外羈縻州洞雖故皆蠻地猶近省民供稅役故不以蠻命之遇羈縻則謂之化外真蠻矣區落連亘接于西戎種類殊詭不可勝記今志其近桂林者宜州有西南蕃大小張大小王龍石膝謝諸蕃地與牂牁接人椎髻跣足或著木履衣青花斑布以射獵讎殺爲事又南連邕州南江之外者羅殿自杞等以國名羅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而峽州以西別有酋長無所統屬者蘇綺羅坐夜面計利流求萬壽多嶺阿悞等蠻謂之生

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耳羅殿等處乃成聚落亦有文書公文稱守羅殿國王其外又有大蠻落西曰大理東曰交趾大理南詔國也交趾古交州治龍編又爲安南都護府黎海南四郡島上蠻也島直雷州由徐開渡半日至島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旁號黎人山極高常霧靄中黎人自鮮識之久晴海氣清廓時或見翠尖浮半空云蠻皆椎髻跣足插銀銅錫釵婦人加銅環耳墜垂肩女及笄卽黥頰爲細花紋謂之繡面女旣黥集親客相慶賀惟婢獲則不繡面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

蜃海上水居蠻也以舟楫爲家採海物爲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視合浦珠池蚌蛤惟蜃能沒水採取旁人以繩繫其腰繩動搖則引而上先煮毳衲極熱出水急覆之不然寒慄以死或遇大魚蛟鼉諸海怪爲鬻鬣所觸往往潰腹折支人見血一縷浮水面知蜃死

矣

說郛卷第五十終

# 說郛卷第五十一

## 豫章古今記

### 郡城縣部

雷次宗云豫章之地南接五嶺北帶九江春秋時以爲楚之東境然據天文則吳之分野至漢高五年潁陰侯灌嬰追滅項羽遂定江南五年始立爲郡郡城卽灌嬰所築舊領一十八縣南昌廬陵彭澤鄱陽歷陽餘干柴桑文縣今縣分新塗南城建昌宜春海昏雩都鄒陽鄒陽屬古縣南野安平贛縣等漢高祖十一年又以豫章會稽贛縣等三郡立兄仲子濞爲吳王立四十七年與七國謀反爲漢將周亞夫所殺死于丹徒其國依舊爲郡王莽攝政爲九江郡後漢還復豫章焉至和帝永元中更置臨安今杭州石陽屬古州建昌等三縣桓帝元嘉中復立上饒縣後改七縣屬饒州靈帝元和中又立樂安縣後改

樂平屬順帝中平中又立永修縣今屬建上蔡今屬高新英縣等四縣

初平中又立喻修縣今屬獻帝建安中又立宜黃富城今屬西安

後改等三縣自後漢分置諸縣後更宜豐永興鍾陵南豐永城安

福西寧今屬陽安今屬新建廣昌南康平固揭陽葛郡已上屬西昌

東昌高昌巴丘興平陽豐遂興吉陽已上屬已前二十二縣並元是

豫章境內地也漢靈帝末揚州刺史東萊劉遵行部以豫章地廣

遠奏請分置廬陵鄱陽二郡至獻帝初平二年始分置廬陵石陽

平都贛縣南野雩都等六縣爲廬陵郡今屬漢末建安十五年漢

祚已季三分天下孫氏又分鄱陽歷陽餘干鄒陽樂安等五縣及

廬江共爲鄱陽郡今屬其年又以柴桑縣入武昌郡吳少帝太平

二年又分南城臨安宜黃等三縣爲臨川郡今屬寶鼎二年分宜

陽平都新塗等三縣及長沙安城共爲安城郡今屬晉永嘉七年

分柴桑廬江九江爲尋陽郡今屬其年又以彭澤益陽尋陽等縣

爲九江郡太康五年割廬陵郡之南野雩都贛縣及南康平固等

縣爲南康郡

州今廢

太康十二年以豫章尋陽武昌鄱陽臨川廬陵

安城南康建安等十郡置江州授陳留高誕爲刺史

事在豫

大興元

年以王敦爲刺史

事在武

大寧元年以王彬爲刺史

亦在武

二年以應

瞻爲刺史

事在武

成帝咸和元年以溫嶠爲刺史

在武

五年陶侃以

荊州領江州置在江陵九年廖亮以豫州領江州鎮蕪湖咸康元

年王凝之爲刺史

事在豫

其年又王允爲刺史

在武

建元二年以褚

裒爲刺史

在武

其年又以廖翼爲刺史

在武

太寧九年桓秀爲刺

史

在武

大元二年桓嗣爲刺史

在江

六年桓沖以荊州鎮江陵九

年桓伊爲刺史

在武

元興元年郭昶爲刺史

在江州

又安帝義熙六

年庾悅爲刺史

在豫

八年孟玉爲刺史

在武

自置江州以來刺史

三政在豫章餘皆在他郡晉武帝析南昌東界立鍾陵縣至太康

元年罷入南康至永定三年分南昌立西昌至陳滅猶屬江州至

隋文帝開皇九年己酉滅陳之日改郡爲總管府以西山有洪崖先生所居之處其年因以洪爲州名至大業二年又改爲豫章郡復爲南昌縣十三年爲饒州師操師乞林士弘等破廢割豫章江西置三縣入縣州南昌金塘唐朝武德五年平定復爲洪州總管府以歸首賊張善安爲總管至六年復叛其年總管崔順討之至七年改爲都督領洪江鄂袁虔吉饒撫等八州諸軍事至唐高宗顯慶四年除饒鄂江等三州

城闕部

雷次宗豫章記云郡城灌嬰所築周迴十里八十四步六門一曰南門二曰松陽門西二門一曰昌門二曰皋門東北各一門門以東北爲名晉太康中太守范寧更開東之北以爲東北門以對臯門又門北之西爲西北門以對松陽門今八門也  
郡墻東南雙欵吳鳳凰二年太守維揚府君張俊字子房所造



郡西學堂晉元康六年太守安范故澗字世源造

昌邑王城在海昏縣

昌今建昌也

太史慈城在海昏縣西三百里

林丘城在郡下流一百四十里臨江

孫舊城在郡北二里

劉繇城在豫章縣北四十里

脩城在豐城北三十里

古情城在豐城東一里

孫盧城在建昌縣南一百里

盧孫權第二子

余孝項城在建昌南湖井村

石姑宮在上遼西五里漢昌邑王騰所居處

尉廨在王步北二里漢梅福所居處福嘗爲南昌尉

徐孺宅在梅福宅東陳蕃下榻處也又塘東百步又云孺宅北去

城一里亦曰書臺

度支府在郡城西臨江晉度支校尉所立也府舍之處領戶三千五百今福向釣磯也在椒丘城下流一百六里有鄉邸閣度支尉所居之處太尉陶侃置也晉陶侃字士行尋陽人少喪父母貧孤求濟于澤嘗坐此石而釣累年不移其石今有痕在釣磯後仕晉爲太尉滕王閣近章江而眺西山王諱元嬰唐高祖子節度洪州時立也

寶瑞部

晉懷帝諱熾字豐度初誕有嘉禾生于豫章太康中望氣云豫章有天子氣其改豫章王爲皇太子光熙元年在位改爲永嘉

寺觀部

宣明寺龍興寺兩寺晉安侯世高所立也高是西域胡安息王太子讓位于弟避而來也

太乙觀豫章縣東舊是梅福宅

女道觀高安縣東南一里

同真觀祈仙觀高安縣二十五里黃輔仙人宅

三皇觀高安縣西南四十五里

元陽觀高安縣西二里

玄元觀高安縣東南一百一十六步

玄風觀高安縣北五十五里

崇玄觀高安縣東一里

許真觀高安縣西北

計仙觀高安縣西北

飛皇觀豐城縣南一里甘仙人住場也

丹陵觀象牙湖岸鍾離住宅

龍崗寺高安縣東一里

方等寺

葛仙人壇高安縣東三十里西山小峯

王喬壇西山高峯

凌雲觀

眞一觀縣西南三十里

至海觀縣西三里

翊眞觀州西北三十八里

丁仙觀武寧縣東十里

建業觀在高安縣安鄉

太清觀在分寧西一百八十里

開化寺在府下去州一里

觀音院葛鰲蒿宅

吳仙人壇在縣南二百里

東林寺當廬山北

九天使者廟在建昌南六十里

應聖宮在西山去府四十里

翠岸寺在西山去州六十里

天寶觀在西山去府七十里

淨真觀

雲臺觀在州西北四十二里

術藝部

後漢唐擅字子產豫章南昌人少好學易韓氏詩顏氏春秋災異  
星占永建五年舉孝廉爲郎中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唐子

吳真君猛豫章新邑人東晉永和初于浮雲山南修鍊九轉靈丹  
功成名列仙籍

許真君遜字敬之豫章南昌人晉永和二年八月十五日合家仙  
去其宅今游性觀也

黃輔字萬石高安人東晉末飛昇其宅今祈仙觀

劉道成新吳人晉永嘉二年以明經得舉退官修仙道全家上昇其宅今門業觀

陶安公新吳人乘龍昇天二女采樵白日亦昇空見列仙傳

桑靈豫章建昌人常行陰功救物見晉書

鬼神部

後漢欒巴字子昇魏郡內黃人遷豫章太守素有術能役鬼神

變化部

漢書云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爲女人後嫁而生一男新錄云馬孝恭豫章人織簿爲活入南山化爲虎旬日又歸歸成人入山爲虎矣貞觀二十三年復爲人身而終

神祠部

賈廟在郡北津河東人漢更始二年爲郡太守謀誅王莽師敗死

節亡日人于津立祠

張華廟在豐城劍光

伍相廟在豐城縣北

浮槎神祠在豐城東

石神祠廟在豐城縣南

石侯廟在建昌

山石部

西山在豫章縣西四十二里高四十丈周回三百里

逍遙山在高安天寶鄉其山高峻

象山在高安縣西南

馬鞍山在豫章西山遙看如馬鞍也

松門山在豫章北二百里江水繞山上有松柏則江西第五六重

水口也

吉州山江西與松門山相對上有千戶

擔石湖江西東北如石堆湖心遂成小山

軍山在建昌北

幕府山在建昌西

雲居山在建昌西四十里

洪淬山有僧居號泐

反潭寺

兆州山在建昌西南

石門山在建昌下有石梁如門

堯山在豐城東堯時衆水不沒

羅山在豐城南上有池水晉羅文于此得仙

盃山在豐城山形如覆盃

澄嶺在豐城南

河山在高安南晉丁遙二女于此修道



米山在高安北山有石穴兵寇生靈避難

石山高安西南有石燒爲灰

遼山今入高安

藥王山在新吳西北五十里晉吳猛騎猛虎入山處

華林山在新吳西五十里浮丘公李八百隱避此山古浮雲山唐

封今名

百丈山在新吳縣源上流又名大雄山

黃龍山在分寧縣西二百里

星子石今星子縣是也在廬山

水沙部

龍沙在城北十里帶沙微白

豫章章江縣三里源出東北接虔吉撫袁也

蜀水高安縣南江是也

漑口在昌邑東十三里水入豫章大江

掘土江在建昌縣西北十九里

巾口江在建昌縣

新韶江在建昌縣西北

鍾口江在高安縣西南

康樂江在高安縣西

修江在建昌縣南

津濟部

上遼津在海昏縣東二十里

谷鹿州在州城西南百步有一大橋

石頭津在郡江之西岸亦名沉書浦晉殷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  
臨去因附書百封羨將至石頭沉之內有囑托事擲于水中曰有  
事者沉無事者浮故名焉

揚子州在州北九里

罽洲在城北九十里

泉池井部

輔山今廬山也有泉二其一常溫可燂雞犬之類今爲湯院

厭源之西洪井

山府西

洪崖隱處

東湖郡城東周回十里與江連

風雷池在東湖側亢旱禱于此

冢墓部

郡東一十里有大冢曰丹陽墩古老相傳爲丹陽太守聶友墓

徐孺子墓在郡西十里

鄧燦墓撰晉書十卷者

翹俊部

後漢徐孺子名稚豫章南昌人也

劉陵字孟高豫章人也爲侍中

程曾字秀升豫章人也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

鄧通字子淵豫章人有學行爲太守凝然恬默京師號曰鄧獨坐  
羊茂字季寶豫章人東郡太守

張載字仲宗豫章人爲廣陵太守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與同郡雷義爲友舉孝廉讓于義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舉茂材讓于重刺史曰膠漆雖堅然不  
如陳雷

宋度字文叔豫章人爲定陵令

昔向豫章人路上拾珠一囊訪主還之

徐崇豫章人有聲望爲吳侍中

聶友字文悌豫章新塗人吳封丹陽太守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塗人范滂嘗嘆曰非此母不生侃非侃不生

于此母墓在撫州五十里色岡村

胡蕃豫章人爲宋相府參軍

胡諧字士會豫章南昌人爲齊侍中

吳相休字吉甫一名列爲江東太守

胡勃字欽宗晉爲郡功曹

王琮豫章人爲兖州刺史

施陽字孟倫豫章人遷尚書令道遇賊劫財物去尚餘錢五千文遣人追賊與之

熊行字欽明爲吳大將軍長義都尉

鄧粲字文豔爲堂邑太守撰晉史十卷

熊鴻晉初七辟不就

鄧中牟著交州記三卷

雷次宗字仲倫人廬山事沙門惠遠篤志好學徵不起卒有文集

注禮記周易元嘉六年撰豫章記

諶仲字文疊有孝行漢荊州刺史

徐雅確博覽經傳仕晉至南平太守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吳黃龍四年任荊州及豫章三郡事

吳愛字子童濮陽人皇唐蓬郡刺史

李思玄字子文成高安邑人滕王請爲師友

滕王字元嬰高祖第二十三子顯慶元年除洪州三十年築閣

應智項高安萬載鳳嶺人起義師佐大唐仕靖州刺史

侍講日記

呂希哲

字原明崇政殿說書乃正獻公公著字晦叔之長子

程伯淳正叔兄弟嘗事周敦頤後與關中諸張爲友大勝敦頤人以爲青出于藍

蘇子瞻嘗見文富二公言以武人爲樞臣最非計因彼讀書不知義理臨大節不知所守至和中仁宗不豫諸公議及嗣事王海用

時爲樞密輒合兩手掌向額曰奈此一尊菩薩何

八蜡者先嗇也農也郵表也噉也貓也虎也坊也庸也先儒以貓虎合爲一而昆蟲爲八之一皆非也昆蟲無作乃祝辭爾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管也先儒不數糝而分炮豚羊爲二皆非也

世人以往來宴會書問爲徒費日力不若不講之愈是未知先王治人道之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禮樂相交接之道故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與此其所以講信修睦而免于爭奪相殺之患者常消禍于未萌也

都城西南十五里有地名麀糟陂土人惡之自易其名曰好草陂予少時詣父執歐陽公王荆公司馬溫公歐陽公拜則立扶之既再拜但曰拜多其慰撫之如子姪及傳達正獻公語則變容唯唯見荆公溫公皆先答拜俟敘述事竟然後跪扶之

竽牘請謁君子所重常人所輕甚者至云可削而去之蓋未之思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有禮則能交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楊子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夫能交則相敬而無相害此廉讓所以興而爭奪相殺之禍不作是以聖人重之或曰今之所謂竽牘請謁者徒以爲文爾而子重之何也答曰聖人之教有由中出者樂是也有自外作者禮是也由中出者其文見于外自外作者其情動乎內始則旣其文中則旣其實其于小人也始則革面久則與之化矣是禮之教雖未能化不猶愈于觸情而徑行者歟而子欲投魚于淵置猿于木乎

得官修廟虧夫子病較齋僧語藥王鄭州茶肆中題

溫公熙寧三年辭樞密副使不拜四年自永興路安撫使遷京西路安撫使又辭不赴請西京留臺間局許之優游多暇訪求河南



境內佳山水處凡目之所觀身之所歷窮盡幽勝之趣十數年間  
倦于登覽于是乃與楚政叔通議王安之朝議耆老六七人時相  
與會于城之名園古寺且爲之約果實不過三品肴膳不過五品  
酒則無算以爲儉則易供簡則易繼也命之曰率會文路公以太  
尉守洛求欲附名于其間溫公不許爲其貴顯勿納也一日路公  
伺其爲會戒中廚具盛饌直往造焉溫公笑而延之戲曰俗却此  
會矣相與歡飲夜分而散亦一時之盛事也亦曰與率會後溫公語人曰  
吾知不合放此人入來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  
京薦其友人與鼎臣求聞達于朝廷鼎臣卽繳書具奏之京坐貶  
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幹僕  
語之曰我來旣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  
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蘇子瞻云

眞宗朝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與人爲禍福州人  
虔事之歲時祭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狐嗣宗知卽集諸色  
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其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狐  
從火光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有復爲立廟則寂無靈矣嗣宗後  
帥長安處士种放者人主所禮每帥守至輒而教之嗣宗不服以  
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甚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眞宗有  
敕書令种放有章奏卽付驛欲詣闕卽乘驛訴于上前上特爲于  
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而不加罪嗣宗去郡有人送詩曰終南  
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  
勿爲碑誌但刻此于石置墓傍甚爲榮也

翰林梁狀元灝卯角時從其父至官府畢相士安時爲郡官見其  
有異于人及坐定目看便廳壁上書字問其父曰此子亦讀書耶  
曰亦就學又問曾學對屬否曰其師嘗教之但某俱不識其能否

乃指壁間字曰此有一句詩無人對得曰鸚鵡能言爭似鳳瀨應  
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畢大驚異延之家塾自教養之卒成大名  
儒臣講讀內侍先置書冊在御案上揭開乃用牙篋揭以講讀一  
葉盡儒臣執牙篋立俟內侍揭過復講讀其不欲勞儒臣如此

洛陽搢紳舊聞記

五卷

宋張齊賢

兵部尚書  
知青州

予未應舉前十數年中多與洛城搢紳舊老善爲予說及唐梁已  
還五代間事使人終日聽之忘倦無暇著述邇來營丘事有條貫  
終朝晏坐無所用心追思曩所見聞得二十餘事因編次之分爲  
五卷命之曰洛陽搢紳舊聞記宋朝乙巳歲夏六月營邱自序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烈剛很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殺  
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  
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于梁祖默  
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不

得見者雖踰年困躓于逆旅中寒餓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若是卽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遂日詣客次一日梁祖在便廳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見在客次爲對未見適有馳騎至者梁祖見之至巳午間方退梁祖遽起歸宅荀鶴謂掌客曰某飢甚欲告歸公人輩爲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某言已歸館舍卽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間梁祖果出復坐于便廳令取盆骰子來既至梁祖擲數十擲意似有所卜擲且久終不愜旨怒甚屢顧左右左右怖懼縮頸重足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去聲曰杜荀鶴遂擲之視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杜荀鶴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喏恐懼流汗再拜敘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階拜謝梁祖曰不可于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階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

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霑階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而雨否荀鶴答言未曾見梁祖笑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然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詩不敢辭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爲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洒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知杜旣歸驚悸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絕幾不能起主客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不獲已而巾櫛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趨進遲慢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走如飛連拜敘謝數四自是梁祖特遇張設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

福建人徐寅下第獻過梁郊賦梁祖覽面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語千金之語軍督費用多今且一字奉絹一疋留于賓館厚禮待之

梁祖既有移鼎之意求賓席直言骨鯁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憇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榦甚大可庇五六十人游客亦侍坐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徧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柳樹梁祖又曰此好柳樹好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梁祖顧恭翔等起對曰雖好柳樹作車頭須是夾榆樹梁祖厲聲言曰這一隊措大愛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須是夾榆木便順我也道柳好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顧左右曰更待甚須臾健兒十五七人悉擒言柳樹好作車頭者數以諛佞之罪當面撲殺之梁祖雖起于羣盜安忍雄猜甚于古昔至于剛猛英斷以權數御物遂成興王之業豈偶然哉

太子少師李公諱肅國史有傳唐末西京留守齊王張全義貴盛兼鎮河陽李公自雍之梁齊王見之愛其俊異以女妻之賢懿夫人所生王之適女也數歲而亡又以他姬所生之女妻之雖非賢懿所出以其聰敏多伎藝王與賢懿憐惜之過于其嫡音樂女工無不臻妙知書美容止迨神仙中人也性賢明有禮節自幼至老無惰容夫貴封清河郡夫人治家甚嚴大富姬僕且衆與夫別院李公院姬妾數十人夫人亦數十人潛令伺夫院中姬妾稍失夫指則召而撻之擇美少者代之每夫生日必先畜童女曉音律者盛飾珠翠綺繡因捧觴祝壽并玩物同獻之夫或辭以婢妾衆多卽復擇其平常者歸己院執事稍久者嫁之夫入朝將歸具裙帔候之于中堂之前側令小蒼頭探之既接見如賓禮夫若困倦一見便退歸如相見稍從容令動樂迎引歸夫人院備酒果時新物多語及前代事人愛而憚之未嘗敢失色于前李公嘗將命置安

邑解縣兩池鹽利既至值戍卒竊發爲亂公乘機許以正庫錢十萬貫爲賞罪其元惡者亂兵由是散去戮其同惡者數十人人心頓安當時用事者一人素與公通家求洛中櫻桃園不與因而有隙常欲中傷之因是上言曰李某擅自盜用官庫物以買名求不次之賞上于是乃命臺官就鞠之獄且急垂餌虎口爾時夫人聞知乘步輦直詣朝門俟執權者出趨拜于路側須臾叩馬聲甚厲且訴且泣援引今古寵辱禍福成敗可驗者數事哀怨悽苦左右聞者感動時當路者慚悔甚卽回馬入朝非時請對曲爲論雪之且言有妻張氏卽齊王之女詣臣馬前號訴時主聞之駭愕曰如是賢婦人乎卽命馳驛出之李公由是免禍至晉朝北戎降王東丹王非命而死虜已知之李公受命護東丹喪柩歸北虜旣歸私第憂沮不知其計止于外廳獨坐久之夫人訝夫如是命侍人請之旣入夫人謂李公曰有不如意差使乎夫默然泣下曰某已老



男女又小涕泣哽噎未及再言夫人曰得無使絕域乎若然不當效兒女輩啼泣也李公收涕曰今奉命北使送東丹喪東丹朝廷密害之北虜已知矣某不憚遠役念此去必不還矣夫人曰不然爲君計者戎虜貪利某房內珠金等可得數十萬盡以送行厚賂其戎主左右及獻虜主萬全必歸非惟速歸兼恐厚得回禮李公如其言到蕃國賂其左右盡其所有爲私禮戎虜君王果大喜命速遣公回賜名馬百餘匹別賜駝馬百餘頭衣服器皿稱是復命不敢留悉進之由是遷官賜資甚厚夫人之力也先是趙思綰在永興時使主赴闕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時爲環衛兼雍耀三白渠使雍耀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而脫之來謝李公公歸宅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與免其過既來謝公何必見之乎曰某比不言夫人問須言之思綰者雖賤類審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位下未有朕跡不能除去之故也夫人曰

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銜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  
綰之妻來參夫人厚以衣服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  
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  
塗炭者衆公全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遂拔雍城周祖素知  
公名與之歸闕旋改官致仕于洛皆夫人之力也且婦人之恠財  
與妬忌悉常態也無妬忌疎財者皆難况非治世叩馬而數權貴  
推陳古昔傾陷良善禍不旋踵報應之驗雖大丈夫負膽氣輕生  
者亦憚爲之况婦人女子者與不獨雪夫罪而能免全家之禍則  
昔之舉按齊眉如賓者何人哉不其賢乎與夫飾粧黛弄眉首盡  
惑其金夫竊魚軒之貴者豈同日而道哉夫人事迹可爲女訓母  
儀者甚多予聊舉其殊尤者紀之于篇俾其令名千載之後不磨  
耳

衡陽周令失其名蜀川人喪妻再娶亦蜀川人後妻攜三女俱長

矣周撫之如己女後妻兇妬周舊畜數婢內二人妊娠後妻加以  
他事鞭撻之無虛日二婢各爲懷妊常以背或臀腿受其挺妻多  
方用杖觸其腹欲其不全二婢竟以鞭箠墮胎而死時予任衡州  
通倅間常不平之及予罷歸周氏之家久無所聞後有士人與周  
舊話及之周之後妻既殺二婢其後三女相次適人因權寓衡陽  
不四五年其二女俱臨產而死每一女死妻必飯僧悔過爲先鞭  
撻墮胎死者二婢看經自禮梁武懺三女俱以產死未死間必旬  
日號呼痛楚宛轉而後終妻涕泣憂惱而得疾女亡後歲餘亦死  
吁書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佛經報應何昭昭之若是乎書之  
俾妬悍不令之婦聞之增懼亦勸誡之道也有益于世教云

張相諱從恩有繼室訪其姓氏未獲河東人有容色兼多技藝十  
四五時失身于軍校爲側室泊軍校替歸洛下與之偕來至上黨  
得病因昇之而進至北小紀名地病且甚湯飲不能下辰至酉痢百

餘度形骸骨立臭穢狼藉不可嚮邇軍校厭之遂棄之道周而去  
不食者數日行路爲之傷嗟道傍一土龕可容數人蓋樵童牧豎  
避風雨之處所也過客閱之衆爲异至于土龕中又數日痢漸愈  
衣服悉爲暴客所褫但以敗席亂艸蔽形而已漸行至店日求丐  
飲食夜卽宿逆旅簷下一日有老嫗謂曰觀爾非求乞者也我住  
處非遠可三百許步卽攜之而往姥爲洗滌衣以故衣日啜粥飲  
蔬飯而已不數月平復如故顏狀豔麗殆神仙中人也忽有士子  
過小紀知之求見贈嫗綵絹五十疋載之而去偕往襄陽僦居會  
襄帥安大王從進叛左右殺士子納其妻從進敗爲亂兵所得送  
至都監張相寨張卽從恩也張相共獲婦女凡十餘人獨寵待士  
子之妻深厚數歲張之室亡遂以爲繼室後封郡夫人及爲主饋  
也善治家尤嚴整動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進封大國夫人壽終于  
洛陽第中吁婦人女子何先困而後亨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前有

失身求丐之厄後享富貴大國之封則古之賢人君子當未遇也  
冒風塵蒙菜色有呼天求死而不能一旦建功業會雲龍爵位通  
顯恩寵稠疊功業書之史册令名播之不朽者何可勝數哉書之  
者有以見婦人微賤者豈可輕易之乎况有文武才幹困布衣及  
下位者歟

萬州白太保名廷誨卽致仕中令諱文珂之長子也任莊宅使時

權五司兼水北巡檢

五司者莊宅息城內圍洛苑宮苑也

平蜀有功就除萬州刺史受代

歸家于荆南廷誨素好重道術之士從兄廷讓爲親事都將不履  
行檢屢游行于鄆市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劍客嘗聞之乎曰未聞  
見之乎曰未見客曰見在通利坊逆旅中呼爲處士卽劍客也可  
同往見之廷讓如其言明日同至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  
有一人深目豐眉紫黑色黃鬚廷讓拜黃鬚據受徐曰誰引子至  
此客曰白令公姪與某同來專起居處士黃鬚笑曰爾同來可坐

共飲須臾將一木盆至取酒數瓶滿其盆各置一磁碗在面前昇一按驢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臠用杓酌酒于碗中每人前設一器肉廷讓視之有難色黃鬚者一吸而盡數輩亦然俱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揚眉攝目若怒色廷讓強飲半碗許咀嚼少肉而已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抵輩廷讓與同來客獨款曲客語黃鬚曰白公志士也處士幸弗形跡黃鬚于牀上席下取一短劍引出匣以手簸弄訖以指彈劍鏗然有聲廷讓視之意謂劍客爾復起再三拜之曰幸覩處士終願乞爲弟子黃鬚曰此劍凡殺五七千人皆恠財輕侮人者取首級煮食之味美如豬羊頭爾廷讓聞之若芒刺滿身恐悚而退歸具以事咨于弟廷誨貴家子聞異人奇士素所好尙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于客遂告之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與俱來白兄弟迎接之延入俱設拜黃鬚據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劍否對

曰有因取數十口置于前黃鬚一、一閱之曰皆凡鐵也廷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劍試取觀之黃鬚置一于地亦曰凡鐵爾再取一觀之曰此可令取火筋至引劍斷之刃無傷缺以手彈擲若舞劍狀久之告去廷誨奇而留之黃鬚大率少語但應諾而已一日謂廷讓曰于爾弟處借銀十錠皮篋一好馬一疋健僕二人暫至華陽回日銀馬卽奉還白兄潛思之欲不與聞其多殺恠財者欲與慮其不返黃鬚果怒告去不可留白昆弟遜謝之曰銀馬小事爾却是人力恐不稱處士指顧悉依借與之不辭上馬而去數日一僕至曰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至曰到陝州處士怒遣回白之兄弟謂是劍客不敢竊議恐知而及禍踰年不至有賈客乘所借者馬過問之曰于華州買之契券分明賣馬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詐數年後有入陝者見之蓋素善鍛者也大凡人平常厚貌深情未易輕信黃鬚假劍術以威人宜乎白之可欺也書之

者亦鑄鼎備物之象使人入山林不逢不若爾斯亦自古欺詐之尤者也君子誌之抑鑄鼎之類也戒之

安南行記

皇元徐明善

字芳谷  
德興人

至元二十五年安南國上表曰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惶恐百拜昧死伏罪上言于上天眷命皇帝陛下聖旨方今薰風解愠欽惟聖躬起居萬福微臣父子歸順天朝三十有餘年矣雖微臣因嬰疾病道途遼遠陛下置之度外納貢方物使臣進獻歲月未曾欠缺至二十三年阿里海牙平章貪厥邊功違却聖詔是以小國一方生靈化爲塗炭大軍回後微臣知其下情壅塞惡語見誣執反稱成臣罪特差通侍大夫阮義全協忠大夫阮德榮右武大夫段海穹中大夫阮文彥等奉齋方物前詣闕者意謂少加矜恤豈期並不回歸至元二十四年冬又見大軍水陸並進焚燒國內寺宇開掘祖先墳墓虜殺民家老少摧破百姓產業諸殘負行無所



不爲時臣怕死先已逃去烏馬兒參政說與國人傳報臣云你走上天我上天去你走入地我入地去你逃山裏我山裏去你走水裏我水裏去百端毀辱不可容言臣聞斯語知其不免愈行遠遁迨蒙太子矜恤曲從小國情願發回大軍烏馬兒參政久領船軍別出海外盡捕海道邊民大者殺之小者虜去至于懸縛解剛身首異處百姓逼死輒與窮獸之禍微臣恐爲自累親來制止道遠已無及者也聞見百姓送到昔戾機大王一名稱係大國貴戚臣于是日平禮相待極加尊重敬與不敬大王必知若烏馬兒所行酷虐大王眼見微臣不敢妄道小國水土甚惡炎瘴實繁臣慮住坐久淹或生疾病雖微臣盡于奉養亦不免貪利邊功語奏流言之罪也微臣謹具行路禮物差人前就界首迎送大王歸國伏望陛下德配乾坤恩過父母智可以燭幽顯辨可以識情僞願垂矜察曲加寬宥庶令微臣免于罪戾得盡誓終事天之意豈惟微臣

與一方生靈死生骨肉世受生成大造之恩抑亦普率之國實享陛下仁心仁聞之大幸也外大軍遺亡者殆千餘人臣已發令歸了或後別有見之臣亦尋教回去小國近遭兵火且今天氣尙熱貢物人使難于卽辦待至冬間方可發遣臣下情無任叩天籲聖惶恐昧死伏罪之至謹奏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上奏旣而詔諭安南國曰上天奉命皇帝聖旨諭陳日烜省所上表已盡來情又唐兀歹哈散刺瓮古刺歹等口奏事亦已聽悉朕君臨萬邦威福並用豈于爾國獨忍加兵蓋自混一以來屢講會同之禮爾名爲向化實未造朝累示徵書輒辭以疾及命爾叔攝守彼疆公然拒違敢行專殺至若阿里海牙占城之役就爾假途俾之繕治津梁飛輓芻粟不惟失信乃復抗師此而不征王憲何在民殘國破實自取之今爾表稱伏辜似已知悔據來人代奏謂爾自責者三被召不來一也脫歡撫軍而不迓二也唆都

報底曾庶當來三也若蒙赦宥當遣質子進美姬且歲貢方物凡  
茲繆敬將焉用此若使果出誠悃何不來此面陳安有聞遣將則  
惟事遁逃見班師則聲言入貢以此奉上情僞可知爾試思與其  
嶺海偷生日虞兵禍曷若闕庭皈命被寵榮遷二策之間孰得孰  
失爾今一念迷悟係彼一方存亡故遣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  
劉廷直禮部侍郎李思衍檢校兵部郎奴同唐兀歹哈散斡吉刺  
等將引前所差來人阮義全等二十四人回國親諭朕旨爾能趨  
裝一來足明臣節朕當悉宥前過俾復舊封或更遲疑決難但已  
宜修爾城郭礪爾甲兵聽爾所爲俟朕此舉爾嘗臣事亡宋自度  
氣力何如合早知幾無貽後悔昔戾機忝爲族屬以被遣還彼乃  
有過謫戍之人譬如以此飾情合將烏馬兒後都軍府官等發送  
回來方表忠順詔書到日烏馬兒拔都軍官等一同來見彼中所  
宜事理朕當區處完備津遣回還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至元二十

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禮部侍郎李思衍呈都堂以明善輔行十六日詣都堂奉鈞旨相副使安南去者二十六日出順城門二十六年己丑二月二十八日至其國門世子之弟太師迓上香致敬問聖躬起居萬福使者道途安好各上馬至驛二十九日世子與使者相見驛後有重屋世子由後門先至其中啓中局延使者立揖問聖躬萬福使者道途安好三月一日具旗幟黃繖鼓吹迎詔書使者入王城及殿門下馬再入門曰集賢殿世子再拜上香又再拜宣詔書聞者世子之左右親侍而已禮畢宴使者二日世子遣翰林等來言烏馬兒參政將北歸往辭興道之世子夜臥舟中爲風濤所溺及老病不堪朝覲之意六日世子延使者觀表檢十日世子延使者觀方物十三日押方物使臣譚名獻壺殮十五日太師送使者至江七月八日至京安南國表曰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皇恐昧死伏罪上言于上天眷命皇帝陛下方今三春明媚萬

彙敷生恭惟聖躬起居萬福微臣于至元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見劉天使李侍郎郎中同唐兀歹哈散翁吉刺歹等奉齋天詔及將小使臣阮義全等數輩回歸臣不勝欣幸謹于正殿焚香拜讀至于趨裝一同來見微臣神魂俱喪心膽如摧所謂樂未極而悲來喜未終而懼至也微臣僻處海隅久嬰疾病道途遼遠水土艱難雖命自天數之所關而死乃人情之最怕加以大軍屢伐殺虜尤多兄弟無良構讒不少往者國叔遺愛的是境外逃亡反誣指以爲專殺繼而仲弟益稷將使軍前投拜乃先去以爲己功又况來人代奏輒爲訛妄微臣十死殆無一生陛下德過唐虞明並日月誠僞無所不周幽微無所不燭是以大軍前後屠滅微臣常以忠順二字銘于心膺年綱歲信不曾廢闕蓋恃其聖人在上天日照臨未有不明者矣大軍纔去天使未來微臣已差中大夫陳克用泛義郎阮孟聰等敬齋謝罪非物詣關馳獻倘蒙寬宥曲賜矜

察諒亦明見微臣怕死貪生之意除外別無敢行悖逆事也去年小國百姓送遺官軍微臣親問只得昔戾機大王烏馬兒參政樊參政三名百姓皆爲殺他妻子燒他房宇之故多欲肆行非義微臣深自芘護厚加給養妻妾完全衣食充到先備行物特差使臣從義郎阮盛隨昔戾機大王同唐兀歹等赴闕其國二參政落後緣于大軍纔退意恐參政未忘怒心必興禍害是以慢留方行津遣豈期微臣無福事與願違樊參政忽遭熱病微臣盡其所有藥物購彼部下醫人療之不可漸致身亡微臣火葬修功德訖因給馬疋付他妻妾馱其香骨千戶梅世英薛文正等爲之護送一對還家其劉天使至日皆云邕州過了凡茲平日管待敬之與否聞諸妻妾亦可知已烏馬兒參政期當續後回去彼以歸路經由萬佃因請先就興道資其行具水土程中夜困火融舟爲水漏參政身材長大難于拯援遂致溺亡小國人夫尋亦俱死他之妻妾小

童幾陷沒賴乎輕小救之得免微臣火葬修之功德天使郎中眼  
所親見其或不恭有妻妾在難可掩藏微臣謹具還禮亦付之妻  
妾一同舍人郎中續後回國外在前數陷微臣所軍人通計八千  
餘人其間或有頭目皆不知之今蒙詔諭微臣更行搜索所得軍  
人頭目若干名軍人若干名並從天使回者別後尚有遺亡猶未  
盡到微臣亦當發遣不敢一留伏望陛下山海包含汗垢藏納毓  
其目明曠其耳聰一一寬宥置之度外使微臣豈特一生保全首  
領以終事天之心更期世世生生粉骨碎身圖報聖恩之萬一抑  
亦一國生靈萬口一辭共祝聖壽無疆之萬萬也微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至元二十六年三月日安南國世子微  
臣陳日烜上奏進方物狀云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伏以今年  
二月見天使劉按察等齋奉天詔微臣久嬰疾病懼罪謹具非物  
差陪臣譚明通侍大夫周英種等一行人使隨天使詣國進獻今

具名數物件于后漏在卷末右前件項非物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俯賜鑒納謹狀至元二十六年三月日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狀進皇后牋云安南國世子陳日烜謹頓首上牋方今蕙路風光椒塗日暖欽惟皇后殿下起居萬福主張內治興隆功返于百王表正母儀化育仁同于一視化基正始德體好生故得萬國之歡心不忍一夫之失所乞憐荒僻預沐洪慈尙修玉律之和益介瑤池之壽謹具非物在于別副進獻伏惟鑒納臣誠恐頓首謹言至元二十六年三月日安南國世子臣陳日烜上牋進方物狀云全金懸珥結眞珠一雙連玳瑁盃一口赭色珠金朝領一領盛用銀匣一口色珠十八顆黃龍珠四紫尼珠四碧尼珠四石榴珠四眞珠二百七十六顆大二十如兼實標二百粧金眞珠釧一雙金重一兩珠一千顆金勸盃一副共重四兩五錢花犀盞盛用金碟一口重三兩金盂連蓋一口重九兩六錢錦一疋天絲緞子二疋五色細著絹二十疋闊婆國白布一疋翠羽五



十隻右前件項非物隨牋上進伏望洪慈俯賜鑒納

此一段補入  
方物狀中

謹

狀至元二十三年三月日安南國世子臣陳日烜狀一金度銀廓

朱木表函連匙鎖一副一馴象一頭楞金鞍子連坐具板一坐

重十一兩金度銀萼牛毛連毬五副共重六兩十四錢金度銅鐸七口羚羊角兀

一坐藉綠錦席一片紅絛索四條紅綾銷金油幃一片一楞金度

銀御前花石盤一面琉璃瓶連金蓋二口共重一兩六錢金燭臺一對重十四兩

一楞金度銀牙犀盤一面楞金沈香盞連蓋底一口盛金蓮葉牒

一口金底蓋七三兩金蓮葉碟兩五金瓜樣碟一口八六兩金瓢一口兩十

楞金犀碟連底一口兩四楞金犀盞一口五兩盛用金碟一口八兩

金契連金筋一副共六兩金契一口兩四金筋三錢金穿肉一錢七真金

垂帶四條一楞金度銀金烏文木牝象骨棋盤一函三兩度金間

銀匣連契一口五兩象牙棋子一具三十一件一花犀三株金度銀間

底三件八兩底重十一兩一大烏犀角五株連畫木底五片一金斲鑼五面共

兩百一銀斲鑼十面共重三一蘇合香油盛用銀瓶三口油共重一百六十三兩瓶共重七十九兩

一西洋國黃毛段子二疋一五色細絹五十疋一蠻錦一百疋一

闍婆國白布二十斤一闍婆國間色布十斤一翠羽一百隻一白

檀香二齊共重十斤十五兩一梅香檀五齊斤七十一甘麻然香一百斤一草

果十斤一象牙二十扎一犀角二十株一鷹鳥二隻一雉二隻一

風狸一頭一鱧魚八尾一八哥兒鳥一隻明善相副兩山禮侍使

安南常例贖幣皆却面不受其還也用資格調隆興路儒學教授